儀禮節解

儀禮節解卷九

郝敬 習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諸侯食小聘大夫之禮。聘記曰。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又曰。小聘其禮如爲介。蓋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公於卿爲苟敬。於大夫爲賓。篇內六豆六簋[illegible]。皆大夫禮。故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以明六之爲下也。食禮獨以小聘言。義互見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

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即位

此始戒賓使本國大夫告賓于館各以其爵敵者往通上下大夫言敵則易相親也上介出請請戒使所事入告告賓也三辭賓辭也拜辱拜戒使來辱大夫即戒使不答拜為人使不敢承其禮也將命致君食賓之命賓再拜稽首受命也大夫還復君命也賓不拜送遂行也遂從之急趨命也朝服即皮弁服即位于大門外即次也如聘即位如聘時廟門外接西塾立也

按鄭謂賓初玄端服入次更朝服以朝服玄端爲二

非也又以如聘爲句卽位連下具字讀亦非也

具句羹定句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移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句飲酒句漿飲句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此陳器具也具卽下文宰夫之具羹定肉熟也甸人供內外饔之薪蒸者陳鼎于大門外七一大牢無鮮魚鮮腊也詳聘禮當門當大門中南面君禮也西上自西陳而東也扃鼎鉉以受扛移鼎者鼏鼎蓋以繩束鼏編聯于鼎鼏在外防閉欲固也設洗如饗饗禮

不可考而燕禮洗設于阼階東南罍亦當然槃以盥手匜以沃水供君盥故小臣具之在東堂下與洗近也設筵于室戶牖閒南面饌曰筵坐曰席依曰几不設酒尊禮主食也飲酒飲賓之酒非獻酬也漿飲如周禮漿人之六飲食飯必歠飲皆待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食品皆是

按鄭謂鼏若束若編以茅為鼏無据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

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句再拜賔降也公再拜賔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句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賔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句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此迎賔也公如賔服亦皮弁朝服也不出大門禮降也賔入門左賔位也入廟門禮行于廟也大夫士謂本國大夫士東夾東廂房向西也南謂立東夾西之南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士立門東北面西上小臣

立東堂下南面西上皆相君迎賓賓由西南入也宰大宰東夾北大夫立之北也內官之士小臣之屬在宰東北西面立近堂東侍御之屬近君也此以上皆先入即位迎賓君與賓西南入故皆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者三介先賓入及賓升堂三介仍立門西以次而東也當楣當兩楹間至拜賓至公一拜賓降西階避公又拜所謂再拜也賓西階下答拜以臣禮答也擯者辭辭拜下也賓拜不止公乃降東階一等寡君從子賓栗階俱解見前篇賓升不拜階下拜成也君命拜不受拜下之禮也北面再拜稽首從君命也

○按鄭謂夾室向南據尚書顧命西夾席南向聘禮東西夾設饔亦南向而此大夫與羣堂下之位當東夾室之南北則夾室在堂東傍非南向可知葢夾室東西相向而陳設統于堂也

士舉鼎去鼏於外句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句南順出自鼎西句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七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旣七七

奠于鼎逆退復位

此鼎入載俎也士謂有司之屬舉鼎謂扛鼎入去鼏去鼎蓋外大門外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碑在堂下庭中七鼎陳于碑南皆南向如門外之次西上上賓也首牛次羊豕魚等橫陳而東右人左人謂二人共舉鼎前者在西為右後者在東為左鼎既陳右一人自西抽扃委于鼎西向南遂西出左一人立鼎東待升肉載俎也雍與饔同旅人即饔人之屬俎載鼎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俎入陳于各鼎南旅人南面立于鼎北匕削木為匙以取肉于鼎也

大夫操匕載肉者言長非一人也將匕盥手洗在阼階東南直堂東霤大夫立東夾南夾在序外立當洗東南故向西盥手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進者與退者交于所立位之前皆盥畢序進碑南鼎北南向操匕舉肉而左人待載者立鼎東西面執俎以載也魚乾魚腊乾禽餁熟也魚腊與三牲皆熟于鼎食禮無腥鼎也載體以下載俎之法體牲體奏膝同皮也魚七七尾縮俎順俎橫設也寢右魚臥俎上首向右也腸胃半羊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同一俎禮鼎俎奇故七純肉曰膚割正曰倫橫諸俎

直陳之垂長而垂也此以上皆熟于鼎匕載之俎者
大夫逆退謂先進者後退復位復東夾南之位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句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句魚在牛南句腊腸胃亞之句膚以爲特句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句東北上黍句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句南陳句大羹湆不和實于

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句以蓋降出句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句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句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句各卻于其西

此設正饌也公降盥將設醯醬降東階下盥手首設醯醬饌以醯醬爲主也宰夫由東房出以授公于户牖閒公南面設于賓席賓辭辭公親也公立設賓跪遷之醯醬宜居東賓爲遷于其所不敢煩公也公既設醯醬退立東序內阼階上少東也不當阼示親饌

饌東出也賓立西階上少西亦序內東向疑立不敢正對君也周禮醢人八豆此用韭菹等六醬東醬與醢同處席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南別爲二列西上者起西北終西南西韭菹韭菹東醓醢醓醢東昌本昌本屈而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西鹿臡鹿臡北接韭菹也士宰夫之屬俎卽前大夫七載之俎俎七設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乾腊乾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惟膚俎接腸胃東獨設無并曰特俎既陳移空鼎出

旅人取鼎上匕甸人舉鼎順西出奠于大門外初陳當門之所也黍稷炊黍稷爲飯盛以六簋陳俎西食主穀西爲上也二以并兩兩相對爲二列東北上黍當牛俎之西黍西稷稷西又黍交錯以終此北三簋終一列也南陳者東南稷稷西黍黍西又稷此南三簋又終一列也大羹湆牛肉汁也不和無滋味也鐙瓦豆牛汁不和盛以瓦器貴質也大宰奉之公親設重也右手執鐙左手執蓋合蓋執之旣升授後啓也由門入爨在廟門外也反位大宰反東夾北西面之位醬西醬在六豆北大羹設于醬之西賓辭辭公親

也坐遷跪而遷于其所也大羹之所卽醬西公設未定賓安置不敢勞公也鉶小鼎盛鉶羹和牲肉爲階鼎所謂膷臐膮又謂羞鼎凡四牛二羊豕各一設當六豆西六簋北也東上接豆爲兩列自東而西東北牛牛西羊羊南豕豕東又牛二牛對也飲酒卽前俟于東房之飲酒至是賓觶加于豐上宰夫舉以設于豆東蓋饌以西爲上觶以右爲飲于豆東食不主飲也簋會簋蓋設則合之避風塵也至是啓會卻于簋西空處云各者六簋六蓋也下而仰曰卻六簋二列每列三蓋合而卻之各置于西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
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句上豆
之間祭句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
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句贊者辯取
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
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湆不祭

此賓祭正饌贊者負東房背房戶立告具告正饌備
也公立東序內正當房戶東南贊者南面告公揖食
揖賓進食韭菹醢醢居上列為上豆辯徧通擩採也
以韭菹徧採于諸醢內合羣味以祭卽奠于韭菹醢

醢之北祭先食也賓自坐取湆醢近也贊者取黍稷授遠也東面坐奠西地空也實于左手反于右手授便也六簋徧取合祭也周人祭肺用所勝也凡祭祀之肺切而不斷曰離食肺刌斷不離食便也三肺徧取合併壹授不再授也黍稷言祭肺言興受坐祭互見也挩手既祭以巾拭手扱插同柶匙也鉶羹內有柶賓以柶初插牛鉶遂徧扱三鉶合其味以祭于牛羊二鉶之北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酒在豆東也魚腊醬湆不祭非其盛者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

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句蓋
句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
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
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其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
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
升堂授。今以蓋降出

此設加饌。既告具又加設。致殷勤也。粱。穀之大者。即
今高粱。炊以為飯。湆大羹在醬西。粱又設于湆西。坐
遷之。即湆西少遷也。公與賓復初位。公序內。賓階西
也。宰夫膳稻。君不親設也。穀以粱為大。故君自設食

以稻為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粱西設于粱之西士謂有司羞進也庶羞卽下膷臐等十六品肴美曰羞品多曰庶羞每品以一大豆加豆上待祭曰大如脯之有橫胾少儀謂祭膴也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鐙左執蓋盡階不升堂與宰執鐙同庶羞十六豆執不必多人先者進授又反取之由門入饌在廟門外也最先一人堂上陳設又一人往來取豆授共二人也加豆不與正饌接別設于稻南黍稷西與正饌分正饌東庶羞西其間容人賓于此出入也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

十六豆爲四列每列各四始西北爲上屈折而東南西北膷膷牛臛膷東臐臐羊臛臐東膮膮豕臛膮東牛炙炙牛肉牛炙屈而南醓醓西牛胾胾切肉牛胾西醓醓西牛鮨膾曰鮨又屈而南羊炙羊炙東羊胾羊胾東醓醓東豕炙豕炙屈而南醓醓西豕胾豕胾西芥醬芥醬西魚膾以上十六豆所謂旁四列也終魚膾始膷所謂西北上也衆人謂士執盛者媵升也自下升上曰媵羞自門外升階至堂衆人升盡階不升堂自階上授于先者先者反之又授一人設之堂上故謂之媵旣授豆啓豆蓋執以下階出廟門也

按鄭解媵羞之媵為燧爵之燧非也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湇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此賓祭加饌也告備備周于具也粱稻皆加饌即就也粱在稻東湇在粱東醬在湇東先取粱就取稻奠于醬湇之間以祭坐席末不于席中別于正饌也贊者兼取一授賓兼一祭皆變于正饌禮殺也壹祭不言其所亦醬湇間可知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間坐

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此賓食食也賓降拜將食拜饌也自間坐跪于東西兩饌之間擁抱也取粱湆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歡湆湆正饌粱加饌兼取也降將往食于西階下不敢居尊也公辭辭降也賓西面跪奠粱湆于西階下轉東

面對對君也奠于階西示欲于此食也既對君西面
坐取粱湆升奠于原所從君命也復降辭公不敢勞
公臨視也公許暫退東廂俟賓食也箱廂通即夾室
擯退負東塾退立廟門外也卷去重席不敢居隆禮
也公不辭聽也三飯以手三舉飯食食必歠湆肴必
擩醬故曰以醬湆觶即前所實酒觶漿飲即前俟于
東房之漿飲食畢則飲酒漿觶以盛酒漿豐以承觶
賓興受受觶也設于稻西近賓右便取也庭實皮幣
之屬以侑賓食于此時設遂飲飲酒漿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

賔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賔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賔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賔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賔幣從者訝受皮賔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賔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賔降辭公句 如初賔升公揖退于箱賔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

此公以幣侑賔食旣設庭實宰夫以束帛授公親送勸賔食曰侑公出東廂仍卽東序內西向立賔聽命降拜將受幣拜也受當東楹就君也北面臣禮也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將拜送也公拜賔先降不敢俟成

拜也介逆出先賔出也賔在堂三介在門西北面近門者先出曰逆賔北面揖揖執庭實者示親受也以出賔以庭實出公降立俟賔反也上介受賔幣受于門外也從者賔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外賔從者迎受之也賔入門復入也三飯可退矣公以幣侑待于庭下故賔復入沒霤入門內檐外沒盡也北面拜稽首謝公幣將告退也拜于門內公在庭也公辭止其拜留之也揖讓如初升賔升則介亦復入門西賔再拜將更食也賔降辭公辭其臨視如初禮也會飯謂黍稷會簋蓋也黍稷六簋皆有會稻粱

無會故初三飯卽食稻粱此食黍稷也三飯初三飯一飲此三飲則九飯也不以醬湆不用正饌也初食加飯以正肴此食正飯以加羞皆兼兩饌

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此卒食送賓歸俎也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二者賓親徹以降重君親設也奠于西階下卽向者賓欲降食之處東面拜卽奠處拜公降再拜降阼階西面答也介逆出先賓出也卷猶收也俎以三牲爲

主歸三牲之俎歸正饌也乾魚乾腊非三牲不與則腸胃膚后于魚腊不與可知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

此賓拜賜賜飣食與幣皆再拜稽首四拜四稽首也訝迎賓將命者聘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小聘大夫則士訝也聽之謂入告出報也凡拜賜不相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兎鶉鴽

此言公食上大夫之禮殊于前食下大夫者也大聘以上大夫食禮八豆加茆菹麋臡八簋加黍稷六鉶加羊豕九俎加鮮魚鮮腊也魚腊皆二俎謂乾魚乾腊外加鮮魚鮮腊為二也魚與牛羊腸胃倫膚三者各俎所載數以爵為差用九小國之卿用十一大國之卿用七小國大夫用九大國下大夫大國下大夫當小國上大夫下大夫庶羞十六西東四列上大夫加雉兎鶉鴽四為二十然陳設之法東西皆不過四四豆加南為一列南北五東西仍四也鴽鶉鷃田鼠所化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并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并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此君不親食使人致食之禮使大夫上下各以賓爵如初戒分散易親也豆實菹醢之屬簋實黍稷之屬庶羞腳臐之屬庭實皮馬之屬各如公親食之數但菹醢不用豆實于罋黍稷不用簋盛于筐其陳于堂上二以并同其南北縮陳楹內楹外異也豆主薦者

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庶羞加饌故畧以原器陳于庭中碑內不與正饌同登堂也庭實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牛羊豕鼎俎之實不殺故生致之陳于門內不列于庭西方東上與餼位同也賓朝服受如饔禮謂以皮弁迎于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同但不如受饔有庭實儐使者耳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

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儐

此大夫相食主國卿食賓之禮也親戒親速不遣使也迎賓于大門外不于門內也饗禮拜至不可考降盥受醬先盥後受也受醬受湇受侑幣皆與公食禮同但公受于堂上此則自阼階降堂受而授者升階一等主降賓不從爲異公侑幣束帛此束錦賓食于公執粱湇降西階此執粱湇往西序端不降主辭則反不奠不對不取也賓食于公卷加席公不辭此主

人辭賓卽不卷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拜送幣無稽首此再拜稽首主賓同也賓將食于公降堂下辭公不降此賓降一等辭主人從降食于公卒徹粱與醬降西階下東面拜此徹于西序端階上拜而後降此以上皆大夫相食之禮與公食大夫異者也其他俎豆之數陳設之儀同主人有他故不親食公使大夫朝服以侑幣致蓋賓客之事國之公事君臣一也賓受于堂上無儐與受公致食同

記○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句緇布純加萑席尋句玄帛純皆

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簠有蓋冪凡炙無醬○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卿擯由下句上贊句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此記前文之未備不宿戒當日戒也戒不速賓聞戒即至不再召也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阼席不設主席也亨于門外饔爨在廟門外也東方貴陽也蒲筵蒲草爲筵席丈六尺曰常緣邊曰純加重席也萑細

葦八尺曰尋捲席者自下爲末舒席者自上爲本司宮具筵于東房宰夫設之故自東房出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曲禮客車不入大門覲禮偏駕不入王門臣子及朝門外下車則還車北向不稅駕立以俟也西方賓位也鉶和羹之鼎羹有菜曰芼藿豆葉苦甛菜薇細豆苗滑味之滑利者內則云滫瀡以滑之猶今人以豆粉和羹之類贊者贊賓祭俎者俎升則從升簠以盛黍粱前云宰夫坐啓簋會是簋有蓋而不言簠蓋于此記簠亦有蓋有冪但黍稷先設用而稻粱後設不用耳凡炙謂牛羊豕炙炙宜乾

食故不設醬。卿謂上大夫擯贊禮者。卿擯謂食卿之擯几賓主升降行禮擯贊之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由下升其立堂上贊禮者食下大夫之擯也公食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粱飲進于賓三飯之後如食上大夫加庶羞爲二十則酒飲粱飲再設以酒粱食庶羞可也食之明日拜食與幣于朝皆再拜稽首者上大夫與下大夫公食大夫與大夫自相食同前既云他皆與公食大夫禮同此又特言者拜不在食日嫌上大夫異也

按鄭解席卷自末謂末有識非也末在卷舒不在席

出自東房。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非也。廟有東房、無西房、惟堂館東西房俱有、不分天子諸侯也。上賛下大夫謂以下大夫爲上賛、非也。諸侯之賛多、大夫不言可知

儀禮節解卷九終

儀禮節解卷十

郝敬習

覲禮第十

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考後儒纂緝舊聞摹爲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鑿說諸侯見天子禮唯有覲今以覲禮爲嚴曰殺氣質生氣文別爲朝宗遇以便不寧侯是東遷以還頹政非先王舊章也鄭玄好信不達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

乎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至于郊諸侯入覲至王城郊外皮弁朝服之冠王使

人執璧爲信迎勞來覲諸侯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爲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爲次以受王命使者不答拜侯氏爲天子拜也執玉執璧也使者不讓先升尊王命也使者左還旣東面授玉以左體轉向南示將去少立以俟還璧也旣通信還使者璧復王命也侯氏降拜送玉也止使者將儐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爲左一車四馬左右兩驂西爲左驂也使者由西階降親牽左驂出餘三馬侯氏士牽送使臣從者門外受侯氏遂從使者

入于王城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此天子賜諸侯館舍。曰以下。使者致館之辭。天子稱同姓諸侯爲伯父。順命。順承王命來朝也。儐之。侯氏儐禮王使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前朝。將入朝

之前次朝門外次舍將覲先次門外以俟衆集也同姓異姓皆諸侯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

按先朝而受次則入覲者衆矣故不曰侯氏曰諸侯同姓異姓先日戒期比次列舍然後入所以防雜越也鄭拘周禮謂六服以遠近分至四時異禮或在廟或在朝或迎或不迎參差煩亂不可爲朝常廷鑿之說也

侯氏禆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

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句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句東句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此入覲也覲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禰猶副也天子衮冕爲正諸侯以下冕服爲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覲也古者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率先職也墨車黑漆車周禮大夫墨車諸侯乘之所謂偏駕不入王門也諸侯金輅象輅各殊所謂偏駕

也不敢偏駕疑于天子之五輅也偏駕不乘故衆皆墨車龍旂畫龍之旂弧以張旂形如弓韣弓衣瑞玉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天子分封頒以爲瑞諸侯來朝執以爲信也斧作黼繡黼爲屏風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考工記白與黑謂黼色取西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也戸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廟制堂北中爲室牖東爲室戸扆在戸牖間左右皆几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爲神人共主也衮冕詳見周禮春官司服職衣衮冠冕也負斧依背黼扆立嗇夫官名嗇穡通郊遂奔走

之吏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承命承諸侯入見之命非他親之之辭詩云豈異伊人兄弟匪他入門右不敢趨賓位也坐奠王跪而奠所執之玉于地不敢親授也擯相禮者謁傳王命使進謁升升堂侯氏降降西階自西階過東當堂上斧依前北面再拜稽首所以覲也王不答拜直受也乃出覲事畢也

按此節叙覲禮簡而直情而信無交擯三辭親迎親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鑿粧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覲禮可知況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為三時禮闕

豈不謬哉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此享禮也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鄭據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皆三享謂古三四字積畫致誤然周禮未可盡據也庭實唯國所有各以其產皆束帛加璧致之奉親奉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

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擯者曰予一人傳王命將親受也侯氏升致命升堂致將受之命于王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贄同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卽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事畢享禮畢

按鄭謂匹馬卓上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鑿說也諸侯常貢安得異馬

如屈產鄭小駟之類者此當世天馬西來之事奈何以附會古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覲享既畢黜陟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凡禮事袒左刑人袒右肉袒袒衣見肉門東趨右也凡刑事尚右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謁猶請也寧安也乃汝也屏南屏牆南天子屏在

門外侯氏既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屏南適門西入
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
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
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
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
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此天子賜命諸侯書云車服以庸詩云何以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使人賜于館舍侯氏迎

于館門外，路，卽車，西上，車設于西，馬在車東，車下四馬，馬別設，車下無馬，故云路下四亞之，亞，次列也，重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諸公，天子三公師保傅，諸者不定，唯所使也，篋以盛服，命書，天子所錫命侯氏策書，上篋上，大史掌策命，右，居諸公右，述命，宣讀命辭，兩階之間東西兩階中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

此記天子稱諸侯之辭，伯叔父舅，尊敬親愛之稱，饗禮，饗與燕食之禮，周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

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歸反國也

按周道盛時小雅伐木歌諸父諸舅燕飲驩洽君臣胥樂或寵命褒嘉稱謂之間極致優崇先王所以尊尊親親之誼如是耳至于廟朝行禮辨分以天子文其臣爲伯爲叔爲舅大邦小邦不復序爵雖兄弟婚姻不論長幼尊卑槩曰伯叔正名謂何此東遷以後頹風非文武之舊章文侯之命始作俑矣夫子刪書存之其有所慨也夫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此節一家之說凡諸侯入覲天子率之以祀羣神壝土爲宮于國門外四門每方一門中築土爲壇壇四方十有二尋每方九丈六尺也壇上去地深四尺方明四方上下神明以木爲主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

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爲天帝東方帝所出其玉同圭銳象陽居上璧孔象陰居下璋半圭象半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陰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上剡象物生居東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卽諸侯之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四傳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宮而後從王以祭也馬八尺以上曰龍乘龍以龍馬駕車也大旂大旗也象謂旂上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

宮出東門即壇宮東門反祀方明祀于壇上也先朝日後祀方明日爲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上既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爲陽精故於南門月與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門皆於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祭即禮也祭天神日月燔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高以加之祭川沈物以委之祭地瘞物以賓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按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

明曉被其附合割强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以爲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記○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

此節記前文之未備几設左右几于戶牖間俟于東廂几藏東夾室待行禮王即席乃設之偏駕解見第四節此申明諸侯乘墨車之義奠圭必于繅上所繅呈圭也申明瑞玉有繅之義

按覲禮在十七篇中獨簡當近情可信鄭註强補遂使天尊地卑明白易見之蹟反謂殘缺未備自騁胸臆增百世禮學疑障可怪也

卷十終

儀禮節解卷十一

郝敬習

喪服第十一

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云爾。服思念也。服以表貌。貌以象心。服心也。詩云無思不服。易云古者喪期無數。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喪服唐虞世已然。至周乃有五服之等。衰麻哭踊之數。如是篇所傳。後人益推廣之耳

子夏傳

凡篇內傳曰。相承謂爲子夏作。是未可知也。服制斷

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是書多補葺于衰世。非盡先王之舊。孔氏之遺經也。經非盡自孔子出。傳安必爲子夏作。禮以飾情。情發于哀最眞。而禮行于喪最質。夫子論禮之本。曰與其奢寧儉。喪與其易寧戚。反本從質。莫如喪。子游云喪致乎哀而止。篇內所言。義從之等。殤降之數。布縷之多寡。冠衰之易受。極其煩雜。無乃傷于易。而遠于儉與。自宿儒不能詳舉其數。而欲顓蒙之衆學且習焉。難矣。說者謂周公制禮。監二代而郁郁。其斯之類。蓋周公懲二叔之不率。制禮辨微有之秩序等級。自然不容易者。是聖作之遺

其煩瑣苛細世所不用者强半豈盡周公之舊與

喪服斬衰摧裳苴絰迭杖絞帶冠繩纓菅姦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厄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咨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

冠六升外畢句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非去也外納句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此斬衰之制喪服惟斬極重斷而不緝曰斬凡凶服上衣曰衰衰摧也衰毀襤褸之狀下曰裳正斬衰裳布三升義斬衰裳布三升半苴包也臃腫粗惡之狀首絰杖謂絰與杖皆苴絞麻爲大繩圍首曰絰絞取固結緊急之意絰垤也痛憤凸迭起之狀麻在首之

名絞帶絞麻爲要帶視首絰大小有差亦稱要絰杖以扶毀瘠竹爲之其狀亦苴冠喪冠斬衰冠布六升冠尊稍細于衣冠下不用布武以麻繩一條通屈爲武垂其餘爲纓曰繩纓菅茅屬菅屨結草爲屨傳曰作傳者釋上文之義緝編緝使齊不編緝但斬之耳蕡實也麻之有蕡枲麻之結實者詩云有蕡其實麻結實者根幹粗麤故曰苴搹扼通盈把曰搹或作搤一手所握也本謂麻根首絰以麻連根屈爲兩股并絞以根居左向下左爲陽向下爲天以象父也母喪反是齊衰之絰以下明五服皆有絞帶之制以補經

文之未備。齊衰之絰。斬衰之帶。謂母服之首絰。即父服之要絰。凡首絰大于要絰。母服降于父服也。五服皆有絰。而要絰皆居首絰五分之四。以爲差。分必以五服有五等也。帶。即要絰。以爲帶。即以爲本服之要絰也。削杖。削木爲齊衰之杖。木用桐哀同于父也。削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心長與胸齊也。下本。杖竹木皆以根居下。杖之始設專爲扶病。爵在則先貴者。無爵則先喪主擔扶也。非喪主而哀則以輔病。凡斬服皆杖。惟童子不杖。以其幼小不備禮不能病也。婦人亦不杖。不迎送拜賓。不勞苦。亦不能病也。條屬。以小繩

一條為冠武通屬無缺也右縫冠合縫偏右大功以上哀重皆尚右小功以下哀輕尚左吉冠武缺在後冠禮所謂缺項也冠六升用六升布為之八十縷曰升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外畢冠縫以邊向外鍛洗治其布水不用灰不尚精潔也衰布三升倍麤于冠其鍛不灰同衰三升則裳亦三升也菲扉同草履也一名不借以其惡賤曰菲納收也收其草緒向外曰外納猶冠之外畢也倚廬倚木檐下為君廬編稾曰苫士墼曰塊盜搤通米盈握言食少也虞既葬始祭之名虞安也安鬼靈也既虞則翦除倚廬屏蔽之草加

柱楣下。畧脩飾也。朝夕哭。哭有時。異于初喪哭不絕聲也。練謂期小祥。易練冠也。舍外寢不居倚廬亦不入內也。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哭無時無每日朝夕哭之定時。但思至則哭也

按五服經皆絞麻爲之。始死麻散垂。成服絞。據後經文齊衰以下帶皆言布不及麻何也。言麻經則該首要也。古禮服有衣即有帶。言衰裳即包帶。篇末記衰裳之制亦不言帶。猶言冕弁兼服也。但禮服大帶用繒。喪服大帶用粗布。惟斬衰無布帶。與冠纓同。齊衰以下冠布武。加麻經。布帶加麻帶。故經于斬衰言絞

帶于齊衰以下言布帶也鄭謂布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近是謂布帶爲要絰首絰象緇布冠缺項非也絰主麻帶主布絞帶與首絰同麻故可名要絰而布帶非絞麻安可名絰乎喪冠自有武何爲以絰象之假如環絰加于冠弁上又以何象冠弁乎又解升作登訓成據樂記男女無別則亂升史記作亂登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以一手爲一升一指閒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往復則八十縷也又云米一溢爲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非也溢與搤搹弁通謂一握米耳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此以下皆言爲斬衰服之人五服皆先舉其制後歷數其人父不言親人皆知父親而不知父尊知父尊而不知其爲至尊也一氣初化乾道資始雖母亦後之故曰至尊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爲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別于禽獸此也故禮絕于事父尊之至也

臣之事君資之而已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此斬衰也諸侯於天子猶子於父亦至尊也此所謂資於事父以事之者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凡有土之主皆稱君喪則其臣皆爲斬衰亦猶子於父也

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斬衰也父爲適長子喪亦斬衰三年蓋其父本宗子繼祖禰之正體于上又將以宗祀之重傳之是以三年也乃指父重謂宗祀庶子謂父本庶子非正適所生長子亦無繼祖之重則不得爲三年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按父爲子喪如父義未甚協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句若子

此斬衰也爲人後者謂爲所後之父服斬傳問何以三年疑其與親生者有間也受重謂繼宗祀尊服斬衰之服爲後者必同宗爲其初本一體也支子旁支之子非適適則各繼其正體也支子旣爲其人之後卽其人之子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卽曾祖父母也其

妻即母也其妻之父母即外祖父母也其妻之昆弟
即舅也其妻昆弟之子即內兄弟也皆如子之于父
故曰若子所以以父服服之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妻爲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妻爲夫服妾爲夫君服皆斬妾接也君主
也妾不敢匹適故稱夫爲君妻從夫如子從父妾事
夫如臣事君其尊同其服同
女子子在室句爲父布總箭笄髽撾衰三年傳曰總六
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
父三年

此斬衰也男女稱子對父母為子也女子重稱子別于男子之為子也女子既嫁為其父母期已嫁反在父室父喪亦斬衰三年總以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六升布笄簪也箭小竹以卷髮髽露紒也男子斬衰始死投冠脫髦括髮齊加絻女子斬齊衰皆髽男子成服加喪冠女子成服加惡笄布總衰三年與男子同不言裳可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也總長止六寸取覆髽耳喪笄比吉笄短二寸獨于此詳者因明婦人為斬衰首服所異于男子者子嫁反以下明此女子非未嫁之女未嫁與子同該首章為父例此既嫁

反者也既嫁從夫無夫反則父爲所天故喪父三年
與子同
按鄭以此章分三節解非也又謂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据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反在父室不當爲三年乎又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與裳不殊無据或因周禮王后六服但言衣故附會之與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此婦人自言己服也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此人刺婦人服也安在其爲不殊邪昏禮女純衣纁袡袡即裳鄭避不殊之謬解袡爲

衣緣豈有言衣不及裳徒言緣者邪卽本記衣袵尺寸各殊袵卽裳未別男女也如冠笄男女異記明言之矣

公士句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句大夫室老士句貴臣句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此斬衰也公士謂諸侯之士與大夫之衆家臣各爲其君斬衰三年但加布帶與齊衰以下同屨麻繩不用菅與不杖期以下同蓋爵貴者恩重盡服爵卑者恩殺服損也公卿諸侯之卿大夫室老大夫家臣之

長士大夫之邑宰此皆貴臣得盡服餘皆衆臣布帶繩屨也有地謂諸侯有社稷大夫有采邑衆臣布帶繩屨皆杖但不以杖卽位異于貴臣杖卽位也近臣閽寺之屬恩禮又殺于衆臣服無等惟視嗣君服服耳菲卽屨也

按此亦斬衰但言布帶非遂廢麻也與下疏衰等布帶同說詳首章

疏衰裳齊句牡麻絰冠布纓句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洗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古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此齊衰三年之制疏麤也斬衰布三升及三升半未成布至四升始成麤布故曰疏衰裳斬衰先言斬齊衰後言齊者斬則不復緝齊則先斬後緝牡麻無子之麻麻無子者根幹稍細異于苴也菹首要絰冠用布爲武垂爲纓外加麻絰削木爲杖不以苴竹布帶以同冠七升布爲大帶不言絞帶者麻絰包舉矣疏屨亦以草但菅則未成屨此成屨而麤惡猶疏衰之於斬衰也斬衰不言三年齊衰言三年者斬皆三年齊有不三年者三年齊重比于斬者也緝言齊也緝其邊使齊異于斬也麻無子者曰牡枲麻苧麻可績

有子無子均爲枲非苴麻外別有牡麻但實不實耳以牡麻連根屈爲兩股弁絞麻根居右向上右爲陰向上爲地象母也三年之齊冠布七升沽苦通麤也首服宜精功此用七升布麤功也斬冠六升不言沽功者未成布也麤捐皆草而較細于菅

按古者衣必有帶帶用帛雜記云麻者不紳不帛帶垂紳如吉也今世齊功以下皆以麻帶代大帶與斬衰同非古也据經惟斬無布帶衰齊以下布帶加絞帶布帶即禮衣大帶絞帶代禮衣之革帶也

父卒則爲母

此以下皆言爲齊衰三年之人母喪無父則爲齊衰三年父在不得伸則齊期耳尊統于父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此齊衰三年也繼母謂適母死父再娶之母如母謂父卒亦三年也因母即適母適爲繼因因適有繼適繼相因故不敢殊

按鄭訓因母爲親母非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爲子命子曰女汝以爲母若

是句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貴父之命也

此齊衰三年也慈母養育成人之母恩同所生必父妾父命爲母子乃可雖非父敵父旣命爲己母矣故曰貴父之命

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此齊衰三年也父爲長子斬三年則母不得不爲齊三年父重母差輕子爲母齊亦輕于父也

按長子與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爲母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爲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

亦然矣父能厭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
　而子降之則母愈輕此亦義之當貸者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句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句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此齊衰期之制絰帶杖屨與三年同重言者明為義屈實與三年同情也問者設問也斬衰三年冠皆六升齊有三年有期不知冠之異同故言齊衰與大功冠皆從所受受猶接也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是也言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

七升既葬衰受冠布七升冠更受八升大功初喪冠布八升既葬衰受冠布八升冠更受九升繐麻三月小功五月繐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不言受者三月五月則既葬服除故無受傳本明齊衰而及功繐附見也帶謂布帶不言麻帶同經也緣謂深衣領袖帶與緣布稍細各視其冠布升數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此以下皆爲齊衰期之人父在爲母齊期至尊謂父私尊謂母父至尊而子又尊其母故曰私尊子爲父

屈而父爲子伸故子服雖期年已除父娶必三年後娶以伸其子所不敢伸之志也志謂心喪

按尊尊親親天下之大義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根于仁裁于義凡禮由義起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知仁而不知義知親而不知尊禽獸是也禮以別人道於禽獸故禮莫大于尊而親爲次尊父親母禮之大義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此齊衰期夫爲妻與母降服同母妻非等故傳設問

蓋妻與夫敵體共承宗廟啓後嗣親亦至矣故與母同服

按爲妻期父在亦期父卒亦期也但父在適子爲妻期而不杖適婦喪父爲主也庶子則否父沒則否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句親者屬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此齊衰期也妻被出義與夫絕子之於母恩無可絕雖父在出母猶杖期傳曰以下申明其義蓋出母杖

期似與見在之母無別然出母之服僅止于母若出母之父母爲子之外祖父母則不爲服矣宗絕族也傳曰又引古傳語絕族謂不相連屬之族母在內則母族爲相連母出則族絕服無旁及施旁及也親者謂母子屬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母子至親相續無絕所以母雖出子必爲期雖然父絕子屬不幾于背父乎故唯庶子不繼正體者得服適子爲父後者則不得服適子後父與父爲體父至尊也違尊服私親是與至尊二體故不敢

按適子不得服出母此禮過嚴乃所以上義而先尊

也喪服少寧戚之意非必盡古人之舊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此齊衰期繼母父繼娶非親生適母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爲期子喪則母亦然以報之傳疑從嫁之繼母何以母子同服盡生相依而一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之所以貴終終其爲母子之義也然則親母嫁從者其服可知

按繼母再嫁于先夫之誼已絕而爲之期使長子繼父者用此禮所云尊者一體謂何血屬之子尚不敢

服其私親改節之婦乃食報于他子世俗往往有之
于禮近濫傳義本疎闊而註疏力爲周旋未見盡協
也
不杖麻屨者
此齊衰不杖期之制麻屨與疏屨異冠絰帶等皆與
杖期同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此以下皆爲不杖期之人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
母之親不及父母而論分則父所尊也父所尊故亦
曰至尊

按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没適孫爲其祖三年以代父也禮各舉其正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舉其正而凡不備者皆可義推矣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此不杖期昆弟之子爲伯叔父母伯稱世者父之兄則小宗也繼世尊之故曰世伯叔父母非尊于祖父母何以與祖父母同服雖不尊于祖父母而實與祖爲一體父至尊又與父爲一體惟其一體所以同服若昆弟之子則我爲世叔父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亦期尊爲卑服宜降而亦期何也世叔父非如祖父正尊旁尊尊也正尊可加尊而降卑旁尊不足以加尊昆弟子爲世叔父母期則世叔父母亦爲昆弟子期以報也雖然皆一體也故父子如頭足夫妻如判合昆弟如四肢父子一體則世叔父與祖非二夫妻一體

則世叔母與世叔父非二昆弟一體則父與世叔父非二所謂與尊者一體也但各有父子不得不分雖分亦終非二分殊而體一辟避同子各事其父故昆弟不得不避之是以分耳宮謂父子各居别宮各事其所尊宗小宗即世父母之宮名服謂既名爲世叔母不得不從世叔父服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此不杖期也夫爲妻杖期舅爲適婦大功常也大夫適子妻仍期不降何也大夫不以貴降適其于適子

婦大功仍大功也父不降而子又安可降乎所以大夫適子仍得爲妻期然不杖何也父在適婦之喪父主之父爲主子杖是奪其父主不敢也然則大夫庶子爲妻宜如何曰宜大功是父所降也欲爲期不可得也然則大夫庶婦喪亦爲主乎曰否則大夫以上降其妻乎曰否則何以獨言大夫期降自大夫始

按降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夫以尊降者爲辨分以出降者爲情殺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徒以父之所降已亦降旁尊

降者已非君公而從以爲公昆弟于所親亦降則似迂矣故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窮非古也權其通者惟達人乎

昆弟

此不杖期也昆弟卽兄弟昆同也同本曰昆弟弟也次第曰弟凡親族齒相若稱兄弟同父稱昆弟後倣此同父相爲期也

爲衆子

此不杖期父爲庶子也若父大夫則降爲大功諸侯

絕矣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伯叔父爲兄弟子兄弟子爲伯叔父亦然曰報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此不杖期也父母于適子三年于庶子期昆弟相爲期大夫于庶子降爲大功于適子不降故大夫之庶子厭于父爲庶昆弟亦大功于適子之爲昆弟者仍期故曰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適言弟適少于庶者

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此不杖期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則祖爲之期祖爲孫大功常也以其繼體加隆焉若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其于孫婦亦然無適子有適孫乃有適孫婦不然孫婦等耳皆大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句報句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此不杖期也子出繼宗人則爲本生父母不杖期本生父母亦以此反服曰報傳疑爲父服斬而降期何也蓋旣爲人後卽爲所後者斬若又爲所生者斬是二斬也凡繼繼宗也宗爲大則所親爲小故舉宗法明之大宗自始祖以下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

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五服内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歷高曾祖考毎四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祖小宗繼禰各同父以上各以其四親爲小宗同父之適爲繼禰小宗同祖之適爲繼祖小宗同曾祖之適爲繼曾祖小宗同高祖之適爲繼高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復相統矣以彼各有五服内繼高祖下者自爲統也族人各有四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絶必擇族人支子繼之大宗尊小宗親小宗輕大宗重也今人但知親小宗不知尊大宗知親不知尊知父母不

知祖宗則禽獸鄉人而已學士大夫諸侯天子德愈
尊則統愈遠此尊親大小之分也諸侯之大祖謂始
受封之君天子始祖所自出之帝如周人追祀帝嚳
之類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尊者德隆卑者德薄故所
統有遠近大宗不可絕爲族無統也絕則以支子後
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爲人
子者不可輕爲人後既爲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
○按古立後惟宗非宗不後非支不後人君子不樂
爲人後惡背親也今世庶絕皆議後其謬者屈宗後
庶其尤謬者一子兩後一後兩子或獨子後人或無

子爭後利死者財產詭道百出貪戾無恥莫斯爲甚

昔夫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餘皆入夫爲人後者至與敗軍亡國者比志士仁人所以恥不爲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句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此不杖期旣嫁之女爲其父母與其兄弟之爲適長者皆不杖期傳疑于於父宜斬不斬何也婦人旣以夫爲尊無復尊父之義故不貳斬者不貳天也其爲適兄弟期者適子後父則家之小宗也婦人有故則將歸焉故爲之期從其所親以殊于大宗之齊衰三月者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財貨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此不杖期也前夫子謂母再嫁之夫曰繼父同居則恩猶父也雖非血屬死亦爲期傳引舊傳明同居之義見所以爲服非苟也妻穉夫死子幼無親與子再適人非得已也子稱其人爲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爲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財貨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旣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眞繼

父矣然後可爲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居則但可爲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于前數者無一焉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按婦人二夫女德虧矣喪服有繼父叔季委巷之禮非古聖經制議禮者不可不思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也臣爲君斬臣妻爲君期夫之所尊妻從服也凡從服降正服一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句無主者句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此不杖期姑於姪姊妹於昆弟女子子於父母適人死父母昆弟姪爲大功常也若無後爲主則爲期加憐也姑姊妹于姪昆弟死無主亦然以報也有主姑姊妹適人者爲大功報不言女子子爲父母本期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此不杖期君凡有地者之通稱臣爲君之父母與妻與長子與祖父母皆期六者皆君至親君服臣從服君于父母與長子皆服斬君妻于臣爲小君與君同尊君不降其妻臣從亦期也凡孫爲祖期以有父爲

後也若孫無父後祖亦服斬故君有以適孫繼祖服斬者臣亦從服期凡從服降一等

按鄭謂此始封之君其祖與父未嘗爲君故臣無服從君之服是也又謂父卒者爲君之孫宜嗣位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非也父卒爲祖後服斬此禮不專爲君設凡孫於祖皆然此因臣從服君祖父母期明君所以服斬之故衛輒繼祖援此禮但此祖父未嘗爲君嘗爲君則臣亦服斬矣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此不杖期女君適妻之通稱婦爲舅姑期妾于正嫡亦然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

按鄭謂女君于妾無服非也旣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女君于妾亦然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夫所至尊至親妻從夫服也匪夫則路人耳誼雖戚不得不謂從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姪子爲世叔母世叔母之爲之也亦然故

曰報之

公妾大夫之妾句為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此不杖期父母為衆子常也諸侯絕旁期為衆子無服大夫期降一等為衆子大功妻與夫同體從其夫降妾不與君同體各遂為其子期

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此不杖期前為祖父母則男女包舉矣此復舉為女子子有適人者也不言適人何也嫌異于在室者也專言女子子明適人在室同也祖至尊也以適人降

則大功與昆弟等昆弟可降祖不可降也然則父母
何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
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
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
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
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
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此不杖期也大夫之子厭于父凡旁期以下不得自

逐父所降子不得不降至于父所不降子安敢降也世父也叔父也世叔父之子也兄也弟也兄弟之子也六者皆言男子之爲大夫者也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六者皆言婦人之爲命婦與無後者也大夫于旁期降于此有加無降故大夫子亦皆爲期然則何不直言大夫言大夫子蓋子之世叔父亦卽父之昆弟也其世叔父之子亦卽父之昆弟子也其昆弟卽父之衆子也其姑卽父之姊妹也其姊妹卽父之女子子也其倫同其爲服可互見也禮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子皆期大夫降爲大功而

死者皆大夫貴敵則皆從期其世叔父母之子已謂從兄弟大功常也在父謂昆弟之子以彼爲大夫父既爲期矣子之昆弟子貴者不降又可降父之昆弟子貴者乎故亦爲期父爲衆子期已昆弟即父衆子以彼其貴父且不降子兄弟貴同者又可降乎此傳所謂男子之爲大夫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婦人之爲命婦者世母叔母見前父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女弟曰妹與已所生女子子四婦者適人死爲大功常也大夫降爲小功以彼爲命婦貴敵則仍大功又以其無後加隆爲期大夫姑姊妹女子如此大

夫子于姑姊妹女子亦然此傳所謂婦人之爲大夫妻者父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無祭主謂無親生子凡服人而人以其服反服之曰報世叔父母與子昆弟昆弟子于姑姊妹皆以此服報之爵同親同無後同則其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旣適人者于父母不杖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

按此章鄭解全未曉暢又謂男女同不報尤非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此不杖期也爲祖父母與適孫期常禮也大夫于期

降況祖父母適孫賤爲士降不可乎蓋祖至尊也適至重也雖大夫不敢以貴降所降惟旁期分卑情輕者而已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此不杖期與前章妾爲子期義同舉國君及士見凡爲妾者皆得爲父母期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期前已列此疑妾爲夫與適壓不得遂者言

按鄭謂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說爲誤非也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

同凡人妾自爲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鄭之紕繆如此其引春秋紀季姜義皆後儒强作春秋未可如此讀千古鐵障無人識破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此齊衰三月之制蓋齊衰之義服也親不足而尊有餘故爲三月齊衰處之不言冠帶屨與不杖同也不言三月言無受三月可知也禮三月既葬以初喪冠布易故衰曰受受接也義服稍輕三月即除故無受

○按疏衰重于大功大功九月而疏衰及三月何也

重其衰所以隆尊也減其日月以殺恩也疏衰三月者分尊恩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重也

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此以下爲齊衰三月之人寄公諸侯失其國而寄寓他國所寄寓之國君死則爲之齊衰三月首舉寄公明此服義重也與民同謂居此國即與此國民同民爲君服齊衰三月雖寄公不易也

按寄公爲所寓之君服齊衰亦衰世之禮先王盛世何得有寄公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句妻句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此齊衰三月也丈夫謂族人男子與大宗絕屬者婦人謂族人絕屬者之妻與女子子之在室者宗子謂繼始祖大宗祖之正體也尊祖則敬宗服宗子之母與妻敬宗子也宗子母在宗廟之內政母猶主之故不爲其妻服

爲舊君句君之母句妻句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

此齊衰三月也。舊君，舊嘗仕于其國，非故家世官也，偶見用而遂去之，恩輕誼薄，如中下士庶人在官輩與民未遠，今不仕，與民同服。君之母，謂民爲本國君之母夫人服也。君之妻，謂民爲本國君夫人服也。國人皆稱小君，與君同尊，故皆爲齊衰三月，非謂舊仕者也。

按鄭謂爲小君服，恩深于民，是以母妻之服，指仕焉而已者，非也。

庶人爲國君

此齊衰三月也。鄭氏曰：不言民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是也。義與上章互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此齊衰三月。大夫奔他國，猶其妻子去。妻嘗爲命婦，去則與國人同。其宗族在舊國，其長子或不去，則與民同，去則無服。

按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鑿說也。所引春秋傳非經義。先王封建，小者不過五十里，若大夫皆限境內婚，同姓又不通，則女亦不足矣。

繼父不同居者

此齊衰三月繼父同居解見前不同居謂繼父續生子使其妻前夫之子別居昔嘗同居恩深故爲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此齊衰三月也五服論布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繐衰四升半大功八升九升小功緦麻十升十一升其繐衰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餘五服父斬母齊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緦麻此常數應爾然大功從兄弟

之服也故不以服祖而以齊衰期年小功尤從祖兄弟之服也豈可以服其曾祖乎故爲之齊衰三月此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然則高祖又可以緦麻之服服乎亦齊衰可知本文不及高祖世太遠身以上鮮有及者兼子以下則曾祖包舉矣

按齊衰三月專爲尊者之義服功爲兄弟之服緦爲外親之服大較似此

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又言大夫疑

大夫貴可降耳大夫不降則宗子重可知

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此齊衰三月也前言舊君謂嘗仕焉而已者此則仕而貴爲大夫者也歸其宗廟謂故家世族誼無可絕以禮致仕非奔放之比前舊君服言與民同者無官削籍本與民同此與民同者致臣而去退自處于編氓者也故傳設言何大夫以明之

曾祖父母爲士者句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

夫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承上大夫言大夫曾祖父母為士大夫服之如衆人齊衰三月不敢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為曾祖父母則女子在其中矣此疑既嫁與未嫁異特舉之傳知為大夫妻者承上大夫言惟大夫妻有降服未嫁不降人知之已嫁不降人不知成人乃備禮故曰其成人未嫁者也

按女子嫁者，為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曾祖，何也？尊服自期以上，惟齊衰三月耳。大功以下，服至尊者不用，故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父母三年可降為期，祖之齊衰期，降則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而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終。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此降服大功之制，皆本服斬齊，以未成人殤死而降在此者。禮殺情切，哀重于大功，故次齊衰，居正大功先。其布鏤功麤，故曰大功。不言冠帶屨，與疏衰同。不

言月數或七或九其各條無受者七月九月即本衰經終限不以既葬易輕服情重也

子句女子子句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辱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絞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此以下皆為殤服大功之人殤傷也夭死曰殤首子

女殤多子女也父母爲男女期童幼未可齊衰故降服大功男女二十冠笄始成人未二十死皆殤而父母于子最切故殤服先子女繁文曰縟既葬易衰受冠乃所謂縟文也情直禮簡故無受膠作絰猶校庠作膠庠言不絞其帶麻之垂者大功以上小斂襲絰散帶成服後絞小功以下初即絞殤麻雖成服不絞未成人禮簡亦不受之類無服之殤傷之而已不爲之服也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子生三月命名以上殤則哭不及三月殤亦不哭

按小斂帶散麻以始死哀甚也故成服後即絞殤麻終不絞不尤甚于斬齊邪此禮似未協以日易月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尤非也有如八歲殤當百日哭邪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此殤大功也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適孫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以上七者若成人皆齊衰期君之適子大夫之適子若成人繼體皆斬衰三年今殤皆降爲大功君大夫特言適子者諸侯于庶子絕無服大夫于庶子降一等惟適重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不言下殤降在小功也成人大功首絰不屬皆有纓結項後中殤大功七月首絰如環無纓殺也拔尊屬之殤止于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于父則無殤父母雖殤不在殤服之等其爲斬齊猶之成人也有如十八之父母死爲長殤四五歲之孤兒九月服即除可乎古者男女年十二以上皆可冠笄苟男已

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後者各以其服服故魯人不殤童子汪踦變通在時凡禮皆然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正服大功之制爲成人也情微輕故大殤絰首要絰纓首絰亦如要絰不屬以纓結于項後大功以上皆然獨于此言者以別于前中殤七月不纓絰者也布帶以布爲大帶五服同詳前三月旣葬之月以小功布爲衰易始死所服大功衰也大功之冠小功之

衰接其冠布以爲衰曰受卽就也去故就新曰卽去故麻帶就新葛帶禮旣葬帶絞葛易麻卽葛九月謂以葛帶終九月之期也者指下各爲服之人

按雜記喪冠條屬謂冠武連屬不缺則不用纓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不屬故以纓結之喪冠無缺別于吉也而首要經皆不屬首經有纓大功以上同惟小功以下首經屬不用纓所謂環經也今世五服首經皆屬非古也鄭註未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此以下皆爲正服大功之人姑姊妹女四者已嫁死

皆大功在室皆期可知故不杖期條不及凡不及者倣此

從父昆弟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句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此大功也從父昆弟謂世叔父之子于已爲從昆弟昆弟以同父爲正雖同父而身出繼宗人則親昆弟猶從也故其服與從同傳釋爲人後者言苟非爲人後則親昆弟期然則昆弟爲爲人後者服同可知

庶孫

此大功也庶孫謂衆孫異于無父繼祖之適孫也孫

于祖皆期祖于孫皆大功尊卑之殊也

適敵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此大功也適婦適子婦子爲父後故父爲其婦大功雖大夫不降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此大功也衆昆弟非適也女子未適人爲衆昆弟期君父沒昆弟爲父後者雖已適人亦期

姪句丈夫婦人句報句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此大功也兄弟之子曰姪男女之通稱丈夫婦人皆

謂姪也。姑爲姪男女大功。姪男女爲其姑適人者。亦報以大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此大功也。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夫爲服期。則妻從夫服降一等爲大功。傳言從服者。明婦人無常秩。所從尊亦尊。所從卑亦卑。分尊者從以體夫也。故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大功。分敵者無從以遠別也。故

于夫之昆弟無服嫁于父則爲母嫁于子則爲婦婦人所以嫌疑無常也兄妻非母弟妻非婦服兄弟之妻者無名服夫之昆弟者又何名乎

按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推而遠之娣姒則相爲服古人欲緣是遠男女之别然男女相爲從服者多矣何獨叔嫂不然同居之戚死而不爲服安在昆弟之爲四體也今禮叔嫂相爲小功近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句爲士者句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此大功也世父母以下五者本皆期服大夫以貴𣁽

降一等子庶子也爲士者謂世父以下皆爲士士卑故大夫不爲盡服如皆大夫各以所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此大功也諸侯之庶昆弟是先公之庶子爲大夫者與大夫之庶子此二人于所生母與其妻及其同母庶昆弟皆降期爲大功公庶昆弟之降也以其父爲諸侯之餘尊壓之不得自遂也大夫之庶子以大夫

之期皆降故從之也苟父之所不降如世叔父與昆弟彼此皆大夫則皆大功貴同也如從父昆弟爲士則降爲小功矣

按鄭氏以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別爲一章非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大功也婦人子適人者即齊衰三月繼父妻之子也此爲之服者即前夫之昆弟婦所謂娣姒而夫死寡居者也其夫之昆弟死其妻稚子幼與其子適人死則先伯叔母爲大功禮世叔母于夫昆弟之子不

杖期今從其母再嫁降爲大功繼父傳云子無大功之親此其有齊期之親者而亦從母適人故降也

按鄭謂婦人子爲女子子君是則出嫁之姪女齊衰期言昆弟子不杖期言夫之昆弟子則該女子子言期則該出嫁大功不應于此復言昆弟之女子子也言則當直据其夫不宜言爲夫不言女子言婦人義甚明或曰何不舉夫之世父叔父必舉昆弟曰若是于婦人子爲從叔嫂不相爲服故獨舉昆弟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大功也君猶主也妾謂夫爲君謂嫡爲女君庶子女子子皆夫君之血屬不言長子長子三年大夫不降適也必言君明非妾親生子也大夫女嫁于大夫爲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期爲大功君之黨即大夫庶子與女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妾不體君得自遂也

按此節文義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彼以大夫之妾

爲君庶子別爲一條安得不疑爲錯簡乎鄭以傳爲

不足信世儒纂禮欲併傳棄之鄭始作俑矣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

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

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

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

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君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

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

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

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大功也自大夫以下四等皆以貴得降其所親姑姊妹女旣嫁者大功宜降然嫁于大夫則貴敵仍大功也君諸侯尤貴姑姊妹女嫁宜無服然嫁于諸侯則貴敵仍大功也皆尊同故耳諸侯之子下因以尊降親之義推廣言之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也諸侯之公子亦庶子之爲大夫者父廟曰禰祖是人謂子孫以始受封者爲始祖也卑别于尊尊别于卑此見尊尊之爲大也始封不臣諸父兄弟再世不臣諸父此見親親之爲大也封君之孫以下明尊親相爲輕

重而服之升降所以生也

繐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此繐衰之制布細而稀者曰繐節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小功先專爲諸侯之大夫服天子設也縷細其情輕也數少其分尊也天子七月而葬此服旣葬節除故居九月下五月上不言冠帶屨與大功同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此爲繐衰服之人諸侯之大夫下大夫以上皆是天

子喪而諸侯之大夫往會旣不可以陪臣服斬又不可以無服入見故爲之繐衰以時請未葬七月內接見天子謂如京師士庶人皆不得服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此降服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因殤降情重故居正小功先小功布功細于大功也澡麻洗治其麻帶絰要絰明非首絰麻用洗治輕也易服者易輕者男子重首絰與大功麻同而要絰稍輕須洗治也五月小功之限不言無受可知以澡麻帶絰五月之期旣葬不易葛所以重于正小功

按五服皆枲麻絞帶與首絰同至小功以下絞帶總細麻麤連本者不可用乃加澡湅既澡則絕本可知惟下殤小功以期親降麻雖澡不絕本帶麻不絕首絰可知下殤不絕中長殤可知殤小功不絕大功以上可知惟小功麻澡大功以上不澡可知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此以下皆爲服殤小功之人叔父至女子子成人皆

期下殤皆降在小功爲人後者爲其親昆弟從父昆弟成人皆大功下殤亦降在小功獨言下殤中長其在大功傳問中殤何以不見者殤有長中下三等功服惟大小二等故傳以情輕重變通于上下之間大功小功謂殤服降在大功者情重寧以中從上降在小功者情輕則以中從下可也叔父以下中殤在大功而此又云中殤從下然則中殤十二三以下者從小功亦可耳

按三殤之等分疏煩瑣故傳融會其旨此章以殤服權其中緦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此言大小功緦

麻亦可推矣盡以小功律大功則小功之中殤從下如以緦麻律小功則小功之中殤又從上以大功律齊衰則大功之中殤又從下情重者升情輕者降意自通融而鄭註固執作解所謂惟泥之類不能方者其鄭康成之于禮乎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妻爲庶子之長殤

此殤小功也夫之叔父成人則大功今長殤則小功

世叔父母爲姪男女成人皆齊期長中殤則皆大功今下殤則小功姑爲姪男女祖爲庶孫男女成人則皆大功今長殤則皆小功大夫與君之庶昆弟爲大夫者與大夫之適庶子此三貴人各爲其昆弟與庶子與姑姊妹女子子七等成人本皆大功今皆長殤降爲小功凡殤無大夫故大夫于殤無敵貴皆降也大夫之妾爲庶子即大功章云妾爲君之庶子大功者彼成人也此長殤降爲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此正服小功之制爲成人服輕于殤故夫之牡麻洗

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絰兼首要，不言冠纓屨同也。卽就也。葛謂三月旣葬，以葛帶易澡麻帶，所以異于降服小功也。衰不變而帶變，以故衰就葛帶，終五月之期

從祖祖父母，句 從祖父母，句 報。句 從祖昆弟，句 從父姊妹，句 孫適人者，句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此以下皆爲正小功服之人。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親兄弟也。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也。皆爲之小功。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亦以小功反服曰報。從祖昆弟者，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即已之再從兄弟亦爲小功從父姊妹者父昆弟之女不論在室適人皆小功孫適人者孫子之女已嫁者小功在室則大功爲人後者出繼宗人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在室則大功如非爲人後則在室姊妹期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此小功也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大畧同姓之服終于小功異姓之服始于緦麻外祖得爲小功以母之所尊加厚也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謂母與姊妹所生男女母之男女以此服從母從母亦以此服報

之從母之男女以此服母母亦以此服報之以名謂旣名其爲母則不得以外親服服故加緦麻爲小功也外親之服謂本非骨肉而恩誼相聯特爲緦麻處之故緦麻三月以厚外親亦猶齊衰三月以隆內尊也緦麻以聯其疏齊衰以殺其卑皆止于三月酌天時通其變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此小功也夫之姑是舅之姊妹姊妹謂夫之姊妹娣姒者兄弟之妻相謂也次適曰娣似妣曰姒以娣自

謂以姒謂彼妯娌之通稱猶男子同輩呼彼曰兄自
稱曰弟也傳以弟長釋之言自弟而長彼也生小功
之親言本非親因同室相親爲小功也
按鄭謂娣姒婦爲兄弟之妻相名是也謂長婦稱穉
婦爲娣婦娣婦稱長婦爲姒婦失之
大夫句大夫之子句公之昆弟句爲從父昆弟句庶孫
句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句大夫之妾句爲庶子適人
者句庶婦
此小功也從父昆弟庶孫本皆大功以尊降一等爲
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皆期以適人降一等又適士

降二等爲小功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爲大夫之庶女子適士者也在室則大功適大夫亦大功令適士小功所謂從女君服君之黨是也庶婦爲舅姑期舅姑再降爲小功者爲其殊于適婦也

君母之父母句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小功也妻子稱適母曰君母君母之父母適子之外祖父母也從母君母之姊妹也妻子于二人情本不相屬特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若君母不在無服

○按服爲哀節戚爲喪本服由情生貌以飾情仁人

之于喪非以不敢不服服也欲服而不敢服則有之不欲服而不敢不服則幾乎偷矣君母在不敢不服斯禮也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于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此小功也君子謂君與女君所生子是大夫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爲子也庶母父衆妾慈己謂非慈母而有慈養之恩者然無父命爲母子之義故與慈母殊慈母如母庶母緦麻貴

人降則絶此慈己者分不及慈母而情厚于庶母故不從降例爲之服小功禮記曾子問疑慈母無服蓋誤以此母爲慈母如母者耳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此緦麻服之制緦絲通布縷細如絲以爲衰裳麻爲絰曰緦麻三月而除服最輕者十五升朝服布千二百縷也抽除其半六百縷也有事謂湅治其縷後織使滑易也無事其布謂成布則不治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〇庶孫之婦庶

孫之中殤句○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句報句○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句報

此以下緦麻三月之人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者族曾祖父之子祖父之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族祖父母之子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族父母之子已之三從兄弟也皆親盡無服而骨肉相屬故以族名族屬也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此所謂四緦麻者也庶孫之婦與適孫婦殊爲之緦則適孫婦小功可知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

功今中殤則緦從祖姑是從祖祖父之女父之從姊妹也從祖姊妹是從祖之孫女已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爲出適降一等則緦彼亦皆以緦反服曰報

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已之再從世叔父也從祖昆弟已之再從兄弟也二者本皆小功長殤各降一等則緦女適人生子曰外孫外祖爲之緦從父昆弟本大功長殤小功下殤則緦出適之姑爲姪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則緦夫之叔父本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則緦從母母之姊妹本小功長殤則緦從母之服之也亦然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此緦麻也庶子妾生子父沒無適子而庶子繼體者不得爲所生母盡服服緦耳傳疑太輕引古傳以明正體之義己母非正體是己私親故不敢盡服然臣僕死于宮尚爲哀戚廢祭祀而況所生乎是以爲緦

○按嫡庶之分嚴己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爲私親制禮者主尊適而于人情亦甚闕矣宮中有死者非所以況于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

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鑿說耳

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此緦麻也庶母謂父衆妾以名以母之名大夫以上分尊故庶母之服降而絕惟士爲緦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此緦麻也貴臣貴妾凡臣妾受顧託者家國皆有之

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乳母哺乳之母外人婦代食子者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之類非其所生子亦非其父妾本

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

從祖昆弟之子句曾孫句父之姑

此緦麻也從祖兄弟之子是再從兄弟所生子謂己爲族父母者也曾孫于曾祖以服次論于期孫宜大功曾孫宜小功而爲緦者曾孫于曾祖齊衰三月曾祖爲之小功是反五月矣故不可父之姑祖之姊妹視父爲姪視己爲歸孫歸孫爲父之姑亦緦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從母昆弟是母姊妹之子本非昆弟以從母得昆弟名故爲之緦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姊妹之子曰甥母之昆弟曰舅舅甥相為緦故曰報之

按母之姊妹與兄弟同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者從母近母以名加也

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女父母為壻緦壻于女父母亦緦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妻為其父母期夫從其妻降三等凡妻從

夫服降一等子從父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此緦麻也姑之子父黨也是爲外兄弟相爲緦
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舅之子母黨也是爲內兄弟從從母服
也母于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以緦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〇夫之諸祖父母報
此緦麻也夫之姑姊妹成人則小功長殤則緦夫之
諸祖父母謂夫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夫有小功
服者妻降爲緦諸祖父母亦以緦反服之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君母適母妾子爲適母之昆弟緦從適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此緦麻也從父昆弟之子與親昆弟之孫成人皆小功今長殤皆緦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同堂娣姒也降于親娣姒一等亦緦親娣姒稱同居從娣姒稱同室親疏之差也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因上言殤服而總明三殤輕重相權之等亦猶殤小功第三節云上下從之義長中殤稍尊各視成人服降一等下殤尤卑降成人服二等長中併降一等者即中從上寧厚之意下殤降二等者降于長又降于中依常法也齊衰之殤謂成人服本齊衰爲殤降者雖中殤亦從上殤服所謂降一等也大功比齊衰稍輕以中從下可也不言小功緦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此此殤服之大凡也

按鄭謂此妻爲夫之親殤服豈獨夫之親有殤耳

記〇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以下至末雜記前禮之未備公子謂諸侯妾生子爲其母爲所生母練冠三年小祥之冠以練熟布爲之麻謂以麻爲首要絰麻衣謂以緦麻布爲深衣縓淺絳色再一入爲縓緣衣領袖諸侯妾之子壓于所尊于所生母不得自伸爲此服以變于吉也爲其妻

以淺絳帛爲冠變于緇玄冠也絞葛爲首要絰輕于麻也亦以壓于所尊不得爲妻遂也傳言此練冠縓冠等不在斬齊功緦五服之內蓋妻與庶婦諸侯絕無服公子不敢服爲此濟五服之窮非常禮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句君子句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句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昆同也同父母者也兄況也增長之名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

弟鄭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再從小功以下族親大夫公昆弟以尊降大夫子以厭降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緦是以大夫無緦服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於士降則絶矣故大夫無緦服爲人後謂出繼宗人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之所爲後之兄弟謂巳所後之父之衆兄弟也之子謂所爲後之父之衆子也於其衆兄弟事之如世叔父於其衆子待之如親昆弟君子卽如所後者之親生子也兄弟同在他邦加一等爲其死於外别無親屬也年幼喪父母依兄

弟同居加一等爲其有恩于已也此輩兄弟皆內外族親有緦小功服者或本無服而誼重者皆可爲服故傳申明爲兄弟者皆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在親者之限不必言加矣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

同門爲朋同志爲友袒哭將踊而露其左臂也免作絻免冠加布于首也袒衣必免冠先袒後免曰袒免朋友死于外已代主故袒免柩歸則止有主者矣麻麻絰朋友不在五服內旣與其喪必爲加麻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

一等

君謂公卿大夫有家臣者兄弟服謂小功兄弟之服皆旁親也室老貴臣近君一體畧示相從之意爲降一等服其餘有司不必服矣夫之重服則妻與同如疏屬小喪則妻降一等前于尊親大喪從服皆有等此括諸未備輕服言也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句從母句舅句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庶子爲後者謂父無適子妾生子爲父後者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故于其母之父母姊妹

兄弟無服。蓋與所後者爲體。不得復服其私親。如不爲父後。則君母之黨。與己母之黨。皆服如衆人。邦人。猶言衆人

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宗子。大宗子。族人所爲齊衰三月者也。無父曰孤。宗子父未死。年老而傳子。代主宗事。十九以下死。是不孤而殤者也。族人不得以宗子殤爲服何也。禮有適子。則適孫與庶孫同。有父在。卽是宗子。所殤者同于祖宗之適孫耳。故不爲宗子殤服。必其旣爲宗子。父死子孤。十九以下死者。族人乃爲殤服。長殤中殤。大

功布衰下殤小功布衰皆三月除禮宗子成人死族人男女皆齊衰三月今從殤降爲功衰三月此疏屬無五服之親者也其在五服親內者各以所當服之月算初喪服齊衰三月後各以本服爲受月滿而后除之如衆人算服之常法也

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改葬墳墓有大故遷改也將見其尸柩不可吉服又不可忽爲凶衰故緦凡緦多中表之親童子未當家未與三黨周旋故應無緦惟父死當家之童子親族備禮則有之故傳以不當室反明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凡妾通貴賤言私兄弟謂妾父母家諸親族如常人各以其等爲服蓋妻與夫同體故降其私親妾不體君得自伸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弔於命婦與命婦弔皆弔其主人之妻也男女弔異而衰布同錫與緦皆十五升抽其半而錫重於緦錫易治也治其布使滑易也錫但易其布緦先易其縷

錫之㡯在內緦之㡯在外故周禮春官司服云天子以錫服內公卿以緦服外諸侯輕重之等也麻之有錫言麻布加易治也有又通加也抽除也十五升千二百縷也除其半六百縷也事猶治也有事無事及緦而言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則緦矣曰錫明所以異于緦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胡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女子既嫁父母死奔服與婦爲舅姑同惡笄猶凶也笄簪也首簪頭也有首言不折也惡笄短不必折其首凡吉笄長尺二寸凶笄長尺露髮曰髽猶男子免以布覆髮曰總猶男子冠受布同始死盡去笄總露髮成服則惡笄布總此女與婦同者也既葬虞卒哭女子適人者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蓋笄不可更受又不可純吉用吉笄而去其首此女與婦異者也櫛笄竹木簪櫛梳也玉藻云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此櫛笄謂笄同櫛用竹木也象笄謂笄同櫛用象骨也周禮弁師云天子諸侯笄簪皆玉則大夫士以下用

象可知女子言折笄首婦不言者婦以惡笄終喪不用吉笄故不言折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妾爲女君君不杖期爲君之長子三年笄總與上同但不髽異耳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鉤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凶服上曰衰摧也削裁截也幅布邊幅外內謂削邊縫向外向內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袧袧鉤也

屈折曰袧每幅疊三折衰獨外削者衰以摧爲義裳以常爲義衣貴裳賤衣變裳不變也齊緝其邊使齊異于斬也裳邊緝向內衰邊緝向外負以布一方上聯衰領後垂于背曰負適謂衣領負廣出于領兩旁各一寸領寬四寸由項後出胸前亦以布一方如負聯領當心垂其狀摧然曰衰衰長六寸寬四寸成縱數也此衰所由名凡喪服衣皆有衰惟負獨斬齊有論語云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即此衣即衰帶大帶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帶下尺使不見裳要也衽裳周圍連幅長二尺又五寸袂袖也屬連也幅

全幅不殺取其方衣二尺有二寸謂自領至帶下袪

袖頭橫廣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畧言五服布縷麤細始終變易之等始言衰斬衰三升謂正斬衰父服三升有半義斬衰君服衰與冠皆初喪始成服之制受謂旣葬以冠布三升及三升半爲衰其冠又接齊衰冠之七升受猶接也齊總傚此大功以下皆以受言降大功衰七升正服八升冠

皆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大功不言受者見本章小功無受者五月服除諸侯五月而葬服除無可受也

按喪服雖止及大夫士而天子諸侯下至庶人皆可知士與庶人同禮大夫加于士則諸侯加于大夫天子加于諸侯皆可義推故儀禮十七篇大較備矣鄭謂天子諸侯禮亡然則後世天子諸侯何從受禮乎

儀禮節解卷十一終